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九

秀水沈國元述

丁未 萬曆三十五年

二月會試以掌翰林院禮部侍郎楊道賓協理詹事府禮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人文之盛亞于壬辰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林欲楫姚宗文丁紹軾成基命李光元韓日纘張廣李康先李標傅振商潘潤民唐大章徐養量楊道賓錢龍錫李胤群麻僖楊嘉運以掌翰林院事禮

[illegible]衛[illegible]大學士[illegible]等[illegible]

大學士朱軾等王疏會推諸臣、

上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蒙用卿

家思在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

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卿可兼

諭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奉　旨。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

官召用。錫爵具疏謝　恩辭　召。沺文肅文集

北京水災

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

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

賑救不難
由下之故
皆受其惠

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嘉靖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淹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猶多公私器物民間田廬一切流蕩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涉誠近世未有之變也

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蕩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出小品

奏准召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卒謚文定

言屯者詳事詞明切核從人有所措手救廟堂者

部尚書李廷機為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廷機拜 命未及踰年即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凡四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考疏 廟廷長慮其辭曰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為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乎焉耕耨于焉捍禦蓋即古寓兵于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一百餘年 聖明憂勤于上者碩畫于下將臣經畧于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推屯政為孜孜額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

也 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
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初
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俾備識察外
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
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
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上雖不足而
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
之議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
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
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

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勤恤如此其厚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奬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易。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

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財也緩故利集郎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曾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荘田空閑之區咸歸遊師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侵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遊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趣以興屯而來者遞備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

者所議者矣。財有權之以弗請，持之以太急，舉[illegible][illegible]
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僻墉邊塞，
病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瓊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
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芻粟不繼，士馬不
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
各邊撫臣遴幹吏，闢荒蕪，革豪强，覈乾沒，修亭障，遠斥
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
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
趨從，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坐糴，亦紛紛請勸，
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

鹽屯相維之策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為業毋有所問或以為屯田實益三

折般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

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

之指大都任人廣務溥徵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為維

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猶人成

功積豐於垣士蹶於伍內有以貲之利而外有守禦之

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攄虜其誰與敵哉出谷臣奏議

請止礦稅

大學士朱賡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

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齎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

青衿未開緘而僭如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

叛逆之證

抵對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飾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雖無對業之寃家日日堦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拔劍相視許諾橫加輔相之地真若游矣出奏記

初平秀吉將亂令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會景勝叛據關東家康發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秀賴因娶家康孫女而薩摩州兵最勁太守平義弘稍與頡頏及家康老漸會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子為難勢且中變往丙午朝鮮偵報家康已代秀吉為王

盡反前轍迨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賴於大坂止給廩食頃則復以兩齒呑攬來報然竟未審情實本記

一宗室入門見一巨人從北來著白衣白幘耳有鏤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汪宗孝歙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儼二丈竹木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黑跳瓦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瘞也丁未入京師至蘆溝城疳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

雖宗在天之靈翁時不以尺介義也聚子神孫當得體而處分之問役夫

滿乘引見殿上、文皇睨其偉、長髯垂膝、左右以泰[illegible]進、文皇摧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文皇色不懌、有皁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遂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啖食、宗孝傷感。遂病卒、紀集　宋編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閣 臣 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疏曰 臣 少讀大學一書其論治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爲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哉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巡方之御史到處乏人作養之庶常經年曠業 祖宗設立百司庶府殆半空虛而

皇上猶若贅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刓不與之弊 臣 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員缺許多未

至廢事不知一官不稱則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操舟順水安流篙師柁工或不必盡具至於急浪驚濤前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矧今紀綱法度廢弛已極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靳不知爵位官職皆出
朝廷與臣下何與臣在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歎呼曰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
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財今日在廷諸臣臨

知尊　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為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為此以催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厲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況人品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設敢訐無固亦有身受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槩以營進疑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為今日之紛紜正緣于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多　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可
慮者大倉積儲盡失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節
天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淮揚之餉日望救于西江
藁米之炊徒興嗟于巧婦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億
如是之困苦危急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
共非上所得私況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為
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臣妾億兆富有四海將

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身之所荷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膝鎖此何貴于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力猶堪破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然今蒞牧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思逃徙棄之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剜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積逋輒疾首蹙額怨嗟等令嚴杜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象即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中外積貯尚有羸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

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即臣在西曹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餉行糧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財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詬語此公家之物何分彼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為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三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遼事尚紛遼左諸夷雄黠日甚雖 聖明在御恩威慴伏萬無可虞然使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聖材決

乎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賴

皇上威靈振除戡定不至曼延而所費已若此矣今滇緬

告警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

之臣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

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討臣之困也臣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拔臣于疎遠之中以為曠世遭逢必有一番聽用一

番感格臣亦凜凜兢兢夜寐振奮惟恐以不肖之心有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目見朝端景象空虛蕭

此竊謂處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

岌岌皇皇之慮心竊惜之日追隨二臣見其蒿目焦心纔
憂積念諸所掛請肝膽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　東宮開講之期頻頻懇瀆皆不得報每
相對嘆息以為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欵每日所供不過票擬尋常一二套
數本章以為職業心竊愧之臣至愚極陋雖欲效芻蕘之
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人理財二事妄意
皇上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其私衆
忖度冒昧言之蚤賓見今日　國家治亂安危關不容髮
若只為諸臣一身計進退用舍為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

不敢辭已
惟其悄然
叙古恭記

盈虛出入則臣爲不敢以此輕瀆　君上自取厥咎之罪
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敎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
次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勑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
少作何處補何事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
上供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閒曠之病爲之一瘳而
太平之業可立致矣翁所不報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
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鎭諸郡皆
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

積之丞民變而爲然兩王

畜將揮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頹暴骨漂屍慘凉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鹽廒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蛙黽偏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蘇吳固水鄉加以霖雨夾旬城中架木而居鄉民鼓舟而竄田室廬井雞犬桑麻蕩然無復存留一望汪洋無際民艱於食旋有聚衆行掠者撫臺尉繚素有威望嚴處數人而東南賴以靖謐

時蘇人某從湖州歸方二百里舟人鼓櫂而行毎逢牆址竈基則畧轉一棹竟以半日抵家不復知太湖今在

以濟浙直

子孑危哉 滿莖於萬 大防誰不 誰曰定

何處矣小品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貢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邸抄

閣臣葉向高條陳時政揭曰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貢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虜闖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即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今劉鎮報虜房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時僉何人任管鑰之司放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夷無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擬此等章疏則茫然莫知爲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何又復瀝情苦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爲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亡流竄每聞號訴盡爲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爲鋪墊半爲奸胥 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塡此谿壑其亦倒置之甚矣。

倘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雖
民即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洶洶無可
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
積歲于傾行之殺臣屏以爲美今發已垂危而臣延機亦
見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俎然之肉其
足食乎日夜惡懼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惨念焉衿罪奏草
時福州鎮蘇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即報
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悃可掬後謚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揭云照得 東宮輟講已

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
等屢次題請未蒙　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
制參之時宜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傅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劉天埈左春坊左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
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
左評事范可俊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共廉之風

詹事翁正春䇿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埈䇿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春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授向經侍書日久䇿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勅下吏部遵照施行 報聞

陳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却倒金太守蔣光彦閩人也令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爲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特此獄爲之倉安得盡司獄職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

人知操廉惟貧不知惟貧故廉令之貪者但為一念見貧所累

無分年數望救百姓他處余係分本可不譬說

能供饘粥俾老儻以居人咸傳敬之。又聞其為小吏、甚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為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入部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而繼源貧甚不自為德也繼源溫麻人 出三岡獄傳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過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關天行非旦夕可速

以縣爲父
以民爲子

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來非方一孤樹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粧珂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澍因令百姓菜蕎並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槁久之忽霪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充糗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繫瀑極口呼喋詈駡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需而[illegible]

心主乎正
自足降亂
邪是獨創
說作

緣雷椽毅堂不動曰龍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游靈
姓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見而稱山人者造其堂
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極
登封轉築嵩書馴雅有體裁紀錄兼編

清語戒鬥 餘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云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心驚惶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為他日之實事乎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為

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威望才猷冥堪倚任而軍旅一動凡百倥傯一人之身御

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臥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

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縱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飭發部覆
送

薊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能禦虜恐生中變兵部請申飭京營添設哨探闕部請

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請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暫那移令其日後補還伏候　裁奪　邸報

羣臣請東宮出講時輟講已踰四年矣

請補閣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聞其忠在票擬票擬不行全賴疏揭令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閣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專不立見其斃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閣員也　綸扉奏草

事具科參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逮解至京　邸報

明朝之制重累繁冗何苦作至此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閣臣葉向高揭奏銓衡典禮事務煩多勢難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往時掌印官缺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陪祭時忽暈仆壇中至今未甦即本部之事尚不能理況于兼攝伏乞 點用原推官二員分補二部綸扉奏草

吏部參科擅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邸報

淆撓紀綱以爲議論之源

究乎議論之故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官雍睦即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搶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心渙散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鬭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横生芟斫剗夷好勝自口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勝

又自定者有爭辯而明者有愈辯愈不明而置之不辨斷

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

然此爲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

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疊屢之議

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奉枉之門令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

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鬨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

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

之威以其迅速非運非速則毋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

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爲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

聖明在御乾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勅
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
內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
議論分明而朝宁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和氣正
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狥私交勿以兒女下情而負君
父臣嘗爲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以為君子無
益也天下後世以爲君子則眞君子矣見詆爲小人未傷
也天下後世以爲小人則眞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
公論甚嚴自古及今未有能逃念及于此將客氣自消而

牛妖

事端自息此又臣下得之愚而欲爲諸臣忠告者臣與諸臣比肩事　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目擊世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補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直陳其愚惟　聖明少加意焉稿府奏牘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犉牛一隻兩頭三身四目二口邸報

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槩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苦哀號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疏乞休閣臣葉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

拯遼

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猶臣之所深懼也伏望　聖明將吏部推舉諸疏　亟賜檢發使丕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其身其所光于　聖治聖德豈不小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況今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愼加調攝稍可卽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候朕詳覽卽行檢發該部知道叅記

上命發帑募兵以拯遼左

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蔣孟育趙用光應天諭德何宗彥

洗馬南師仲、浙江編修黃國鼎、刑科給事中周曰庠、江西
檢討盛以弘、刑科給事中張國儒、福建檢討雷思霈、原科
給事中王紹徽、湖廣編修龔三益、戶科給事中顧士琦、浙江
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伸、山東刑科給事中
彭惟成、工部主事邢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兵部
主事曹珍、陝西吏部署員外郎袁宏道、兵部員外朱一馮、
四川戶部員外張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
鄒元會、工部主事趙賢意、廣西戶部主事劉伸斗、行人丘
懋煒、雲南戶部主事朱之臣、中書舍人李成名、貴州評事
丘雲肇、行人陳伯友、

部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遼東原編山東士子赴試。觀遼。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爲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闈。是日雨如傾。至初九不絕。水强二尺有咫。颶風隨之。垣壞壁穿。至初十日雨漸緩。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爲初試。邸報

纂修玉牒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揭云。伏覩玉牒紀載。宗支係　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奉　旨命翰林院委官纂

諭請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訖查得萬曆封新生者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十年宗支日益繁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昨年不啻百倍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　敕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取撥明白照例委官續修撥之事理勢難再緩矣

附臣葉向高請處置遼餉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非李化龍出臣謂此會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盡竭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即相率投虜天下事將

從事人人先知之人人備言之矣以納之臨渴掘井實晚

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仰知
聖明亦必爲此縈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爲備禦。豈有
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
酋雖强横。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薊遼兵餉皆缺至數
月。其養馬之銀。皆不給馬。遼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
景象。卽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况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
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憂也。誠
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　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爲分厲
竭。冏寺又那借將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

臣會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聖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遲延遲緩。視爲故常。則
臣真不知其禍之所於矣。
閣臣業向高再請會議兵備揭云。昨接薊遼總督王象乾
揭報言達虜頭目十箇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
等處。暗搶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
罪。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
■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難以支吾。即欲發兵應援。而
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遼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
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門

天恩陛下延臣會議而皆留中我
聖上神明聖武留心邊事何致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畜積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為捍衛即糜費不惜何也小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彝府犬羊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為
皇上守此者誠使割內帑之什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為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細觀事勢實為不容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直陳如此 綸扉奏草

數月之間災異怪變迭見可不畏其致盡耶

是年薊鎮地震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産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別異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摧倒邊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饑南畿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邸報

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已又闌入靖安堡圍那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關脅賞段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兎等窺開原遼陽邊更日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協兇寺馬脇鎮甲急撫北關牧宰煖以折其謀建夷考

宰賽

島市終不可行

商舶寄物行埠須折術之思

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日本考

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史臣何宗彥防海固藩議曰：今之譚東事者，蓋牘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illegible]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辭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覬，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illegible]

屢遷狂寇大爲俯首

其非是我也亦明甚非受非是而竟徐俟觀望受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擾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乘而議事者亦詘也憑請借箸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淺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以制朝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淮淮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螫于我此一策也

不然則直走天津抵我吭項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汛非指登萊而窺閩廣吳越恣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爲謀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畧烏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

可施於用

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汛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邀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遂廢之今宜多製舵艦錬習水戰召募近地土著雜以南兵以充其籍時浮游於波濤之中時偵探諸島嶼之上此亦權護　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衢諸山以控兩越守彭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於岸方為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十之七其故有二我師入海效死莫逃洪艦巨艦可以凌賊毒藥火器賊難近島一也

彼欲泝島我已先據竟走登岸我可夾攻截水而飲水
盡而斃二也惟是情欲之罪宜重闌出之禁宜嚴間諜
之賞宜厚自防既周彈丸小醜偷安能借險陽僥鼓威
海若以逆我執事之顏行乎若夫朝鮮之為中國宗枷
亦朝鮮之自為守也彼其先延祚千有餘年類能奉我中
國之命役屬諸夷雄長海上豈其於今而遂為紬弱夫
亦窺其君臣康泆逸豫素無備而動耳今播遷之後君
臣上下捍衛甚嚴士馬芻輒徵之諸郡究各道甚給起
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雖長不及馬腹倭郎
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為甌脫乎況

不可少

其地有島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特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瀉惠弔死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吏傷補卒伍揀撫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則騰馬激則踶況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為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撫撫而訓練之懸竊以為未可蓋昔日往援淫掠之毒已深恐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漁下乎能保其不

方是萬全

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援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破之後所在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恒談而究竟萬全之畧皆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飾詞昧彼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蓬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

已造者毀關塞啓僞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備思嗚呼保傘隳而宇爲國　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臣之任也執符節而恭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慎之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護左勇怯互枉行關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是誠蔬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秦議

各省巡撫於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明稗乎其巡撫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眞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

神宗初年、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按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千諸[illegible]遂者有甚多、已酉陳大綬至亦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梁人、先是屠析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竿牘俱絕、先任爲秦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青衿居間、可以夤取、時有泰進屠山之誚、屠陞南太常少卿、薦屠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治如督學時、而禍啟、卷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屠奉周全之議、至形奏疏、屠尋轉太常卿、此小品

女則合行貞屠道士方可以持禁鑑之術不然則失之鑑與制然與鑑也寧則寡品

鄞人新王妻楊氏夫歿守節、王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

以祭耕河枯無魚帝悲惻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膾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為聚寶

孺人出紀錄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奏言青陽肇布聖政維新懇補閣臣以隆政本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發立之盛事于天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聽新補之丰采于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厥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哭而志苦矣

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東宮講學一事無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

聖快

百遍矣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秖因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秖因輟講日久悠悠之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顧使四海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少有可已者臣子何苦必欲煩瀆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毋論臣民顒望于下即　列

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爲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伏乞

裁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閣講是真目前萬不容已之切務也翰雜奏草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充主試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

先是己酉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往往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日甚難以疏通請罷館

例腐科一選明歲暫停

上從之故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覲條陳各官疏略曰臣惟中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爲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爲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爲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罷去者故人情甚爲厭苦即強之佐事亦衰頹不振于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　朝覲各官其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災祲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勞

若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一放擬六月間應選之人有百餘人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蒞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揆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請一以為朝廷存舊章一以為地方省勞費一以為銓部通選法非有私于各官也伏候聖裁奏記

時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菑麥枯焦

四月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邊防即報

陝西巡按御史馬驥破虜疏曰臣伏思北虜爲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櫛比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策條陳緩急之序施爲相度之宜爲　題上陳之計我邊陲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初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別彼醜虜以馬爲家何如其僄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爲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勒成能以爲技者異

矣且其膚革毛髮長養于風月沙漭之中飲食衣服不精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猛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隙候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爲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壓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爲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五行以爲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有剛健神武明略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有其一二以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蓋矢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

棐榾樹。是以木勝也。京城壘壘，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
內則桑乾白河，蘆溝環繞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絕萬
里，以為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炮，烈燄焚薪，是以火
勝也。斯五者我算得彼算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
以我所長而屈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
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霧若于廟堂
之君，讒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僨其事。宋轍可
鑒也。乃今
皇上獨攬乾剛，神謨廟算，獨出群臣之表，固非讒佞可容
喙也。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

劉峙因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為今之計惟孳為便所以備孳者有三事焉儲峙為急鼓勇為急制車為急而繕城垣修斥堠之類宜次第興舉可也儲峙之法有三役輸粟之令兼買賣之商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登數多寡為賢否則積多而倉廩足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粮以儲各鎮急則借不竭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往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與廣兼車騎材官何以識而車騎老為

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況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益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琯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谷而進謂之奇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駝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並堵而尾之或夜

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搗其緇重斯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昔人以虜惟利擄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益有倍于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莽者安且利焉尚何擾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犬有獲也不然則將安寢樂息惟嗷嗷待食于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

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
馬勇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
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千人結
以恩養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
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
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
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邇者邊糧
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
為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備餉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
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

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衛車攻車後世所謂武綱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勝者況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從疾于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猶狀將軍如臣癰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劑封劑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瘡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剔刺甚恐人溫補之言易入也奸謀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冒破錢糧師旅未興而議論

紛然舉動一行而經年歲勘譬使頗牧衛青等復起無
所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懾則不
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其取
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
皇上推選大臣之兼仁智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
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
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
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胡虜侵犯之疏數不必責
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
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排阻掣肘且我國

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北虜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突入北固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爲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郭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内宄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

輔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
皇上也。
初二日戊時正陽門樓灾。
聖諭內閣。朕祗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灾。小民飢饉。
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寔惠。以仰（全在得人）
體
聖母惻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
又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

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令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令一併諭卿知欽此

五月十一日

聖諭內閣兩宮內外挑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貴各門撥等處各捐貲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班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知欽此諭旨

六月閣臣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云竊惟刑部掌印官淏命日久催請頻數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因米無措皆令鋪戶包賠炎暑薰蒸熬斃過即重罪者

不足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　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之例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二三月題請延至于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印為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

東宮輟講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八月閣臣奏請戶禮二部掌印揭云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為困急而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將屆期典禮之臣豈容久缺即如進貢番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

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粮方擬置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故敢冒昧上請伏候
聖裁奏準

考察軍政

辛亥 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隔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揭云臣惟目前有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爲吏部考察日期其一爲兵部考選軍政考察日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發下部院待此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耽誤而紛紛人情變幻甚其爲察典之害更不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未蒙 允發不敢揣揣奸弁乘之爲非人心因而疑駭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舉之舊章

尋固然而詞臣義此系之所繫稚者進矣

其可視為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務該部已經屢催尚未得　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馭吏馭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綸扉奏草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　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同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擅去揭云竊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俟　命而擅去既失臣義亦壞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其今四品

以下亦多一疏即　允至三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四五疏而極並未有十餘疏猶不聽者即我
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至冒擅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困若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閽莫回
天聽蓋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含忍牢耐以俟
命爲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　聖心或以諸臣之求去爲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其不容不去之故自

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此皆出于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楨既以眞病去而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楨之所爲矣效尤不止臣恐　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臣以爲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去明白　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　朝廷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　國體常尊即諸

怡神殿災

臣退伏田野亦頌　聖德于無窮矣（奏疏）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閣臣葉向高具揭奏云竊念連年天下陽氣燥烈故蒸而爲火且火神名曰鬱攸故鬱結之極亦能致火舊歲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近來庶政隔塞人情鬱結憤悶無聊咨嗟愁歎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奏草）

留稅賑荒

閣臣葉向高請留非直隷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北京水災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情迫乞歸關中不敢擅擬留放揭請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勞煩懸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做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懟然求去蕭雲舉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偏黨徇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綸音

十五日　詔掌院王圖廷試貢士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入歲春夏久旱

請頒曆俟 叙

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復過當苗稼浸損秋收無望何斯民之不幸哉 祈報

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忍視已久時維孟冬禮宜頒曆闕臣因上揭請 御殿 六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竊見兵部為延綏大捷叙疏與宜大薊鎮閱視叙疏已經四次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

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國有舊章非此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甘肅之捷功已敘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閱視已敘而薊鎮宣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缺望而揆之政體亦似不平又昨遼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亦未蒙 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賊首之窺伺報復勢尚猖獗甚為可慮則夫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勸吏士使之感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機之必不容緩者也前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皇上一置佟鶴年于重典諸將始不敢退縮以有此捷臣

以爲有罰則必有賞語云軍無賞士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爲恩是尤礙事得失之一大數係而亟不容于不言者也 冬本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竪柱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今冱寒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竪柱年復一年復多陰陽拘忌揆建愈爲難期而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時豈能堪此況左右已成而中門獨闕非所以肅瞻望也伏乞 勑下擇日竪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 部報

一事中書多少要出匡民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叙賞薊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番已經叙闕今次名爲三年定六年矣按此番所叙督撫諸臣如蹇達馬鳴鑾劉四科遷標霍鵬等皆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歎息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逝已久發引無期禮臣屢請擇地未蒙　允發閣部因言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並葬

外憚姑置侵地，先許貢救寧東方部覆如科臣言，

上報可。考■■

是年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孔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人尸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剝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邸報

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許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小品

請瑞王婚期

壬子 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職以右庶子郭淐管署院印 邸報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諭期乞發完大典以昭 聖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莊田揭云黔國莊田子粒以莊丁為盜之故該省撫按屢次疏爭兵部覆奏 欽依僉有司代徵西南之人無不慶幸今若復准該鎮自收則明旨前後相違人情亦將搖動生變伏望留中不必發行則該鎮與地方相安所全寔多矣 奏草

閣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痛苦昏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動　聖心臣之罪也然使
皇上爲臣而無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日復一日將使紀綱盡壞國體盡傷廊廟不成廊廟世界不成世界
臣雖木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即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以置之不問乃官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撫差可終不代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此事也或者妄意

真從人所
不敢說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故難其行則臣以為要之為言必有所挾臣么麼豎儒譴誅罷斥皆由君父何憑何恃而敢言要惟是受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事堯舜主不欲以阿徇逢迎得罪于天下萬世故冒昧煩瀆之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愁歎即輦轂之下肘腋之間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顧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惟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至于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

以古大臣自勵

明王無此法也

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欲臣緘默苟容甚是容易但天下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足以勝千萬人之怨怨一旦禍變之來即食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為有愧若徒畏罪懼譴併此不言則真孟氏所謂泄泄沓沓事君無義進退無禮為不忠不敬之大者矣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即行罷斥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闕臣點用吏部尚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次第施行天下一

月翕然稱　聖上矣。綸扉奏草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六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開列崇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具揭內閣。

皇貴妃發引。

鄉試主考官：順天，庶子郭淐、諭德朱延禧；應天，諭德趙秉忠、洗馬邵景堯；浙江，檢討鄭以偉、兵科給事中李瓚；江西，檢討周如磐、戶科給事中韓光祐；福建，修撰張以誠、戶科給事中徐紹吉；湖廣，編修李胤昌、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河南，太常寺少卿王紀、戶部主事徐行可；山東，吏科給事中

梅之煥戶部署員外郎楊述中山西吏部主事郭士望工部主事王世德陝西吏部主事趙士諤兵部主事蕭丁泰四川兵部主事張廉徵評事陳向庭廣東戶部主事洪啓聰工部主事繆國維廣西刑部主事來斯行中書舍人沈士茂雲南兵部主事余大成行人王尊德貴州刑部主事王家相行人彭際遇

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闕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年所創聞也

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試舍以輒先是棘闈與杭郡庠相連

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于城東廢倉隙地宏
敞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甎永絕火患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爲令郡誌

是科應天解元張璟父應登力學工文數奇不偶賚志
弃世時璟猶在襁褓母陳氏氷蘗自持拊而董之非歲
輙有文聲屢困童子試會撫中虛臺蔡公以院檄拔遺
嘖嘖歎賞至是發解人以氷蘗歸蔡而以和丸之功詣
共母云發解後益下帷攻苦絕戶外交布衣蔬食泊如
也巳未釋褐號勞節于　朝得　旨建坊旌焉三元考

是楊華亭張拱端履端執端同胞三兄弟中式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聖諭内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于九月初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奸生狂躁恣肆放尤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件同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為民府差敬習部官貴之夙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仍可傳示遵行欽此諭旨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夷猓作亂十分危

急乞速點巡差以靖地方又以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已曾兩次考察不便再曾乞另行點選以重計典

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 賜群臣宴 邸報

是年日本自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聞越亡命郭安固亦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乞 頒明旨以遏狡逆時琉球已為倭奴所并其貢使貢物俱是真倭定為窺伺心甚叵測 日本考

被虜使降人騾百馬入塞，遇饑虜三四自林中突出，擄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皐為賦猛虎行云：望城猛虎日游嚙，膚爪磨牙過豺貙，不能噬虜偏噬馬。饑梟突起誰為虞，督年敗非昆陽戰，今年寧盧益投抃。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蹂踐。擇肉能飛似暴秦，考稽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膩厭，包然然猶睨道旁人。何不結徒嘯侶踖虜窟，雲錦千萃猛巫襪。降人騾馬能幾何，克腹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大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選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小品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九終